

S·J·W·X
M·Z·C·S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虹 HONG

(英) D·H·劳伦斯 著

东61A-2



SHIJIE
WENXUE
MINGZNUCOGSHU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虹

〔英〕D·H·劳伦斯

雪 崖

著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D·H·LAWRENCE

THE RAINBOW

根据企鹅出版社1978年版译出

封面总体设计 陶雪华
本书封面设计 柯德恩
责任编辑 郑侠 肖荣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虹

[英] D·H·劳伦斯著 雪崖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1.75 字数: 470,0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2-00149-2/I·27 定价: 4.35元

印数: 1-100,000

出版说明

为了进一步加强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计划性、系统性，提高书籍的编辑、出版质量，进一步推动和繁荣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十家地方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联合成立了“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统一制定丛书的选题计划和主持本丛书的书稿编审事宜，由上述十家出版社按照统一的版式、规格编辑出书。

列入本丛书选题计划的，都是一般公认的外国文学名著，内以近二百年来影响较大的长、中、短篇小说和诗歌为主，并适当出版一些作家选集，地区性作家的合集，同时也酌收一些较佳的通俗文学作品。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

特约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戈宝权 孙 玮 季羨林 吴 岩

陈冰夷 郑克鲁 赵德明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龙光沛 张志春 刘硕良 汤 真

宋协周 卓钟霖 杨仲录 张仁健

夏钦瀚 魏克信

译本序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英国现代著名小说家、诗人、散文家；著有剧本、游记和评论并出版过翻译作品；他的书信集也很有名，是一位对世界文坛尤其是西方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作家。

劳伦斯于1885年9月11日出生在英国诺丁汉郡的伊斯特伍德。父亲是个矿工；母亲出身中产阶级。他是这个矿工家庭五个孩子中的老四，中学毕业后曾就读于诺丁汉大学；早年当过屠户会计、厂商雇员，后任小学教师，1911年因患肺结核去职。1912年劳伦斯和他的德语私人教师弗里达·威克利私奔德国，他和这位德国女人于1914年在返回英伦的途中结婚。

劳伦斯因目睹日益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戕害，从而对现代工业文明怀有强烈的憎恨，并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本质上是个悲剧的时代。在悲欢而又希望变革社会的矛盾心情下，劳伦斯先是在英伦中部的荒村闹市漫游，此后在德国生活了两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为了“寻求一种比西方工业文明所能提供的更为充实的生活方式”，开始了他的“野性的朝圣”，漂泊于国外十多年；先后涉足意大利的西西里岛、锡兰（今斯里兰卡）、澳大利亚，及至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但终未能寻得变革社会的理想方式，因此，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只能借助小说人物之口抨击资本主义，并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那些不屈从于旧势力并能保持完美的自然本性的人身上。1930年3月2日，劳伦斯在法国尼斯的

旺斯镇辞世，年仅44岁。

劳伦斯对世界文坛的主要贡献是他的十余部长篇小说，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白孔雀》（1911），《儿子和情人》（1913），《虹》（1915），《迷途的姑娘》（1920），《恋爱中的女人》（1921），《亚伦的黎仗》（1922），《袋鼠》（1923），《羽蛇》（1926）和最后一部争议最大也最著名的《恰特里夫人的情人》（1928，出书后遭禁，早年有删节本，至1959年英国方正式出版全本）。其中，《儿子和情人》是劳伦斯的成名作，研究者认为该书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恋爱中的女人》则系《虹》的姊妹篇。

在劳伦斯的作品中，《虹》是篇幅最长的小说。

19世纪中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时期，随着工业资本的崛起，伴之而来的是修建铁路，开凿运河，兴办工厂、煤矿……；对外则实行侵略扩张政策，继掠夺南非之后，又在印度建立了殖民统治。本书所展示的布兰文一家三代人，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生长繁衍的。

自耕农布兰文一家世代居住在德比郡与诺丁汉郡交界处一个偏僻、安静的小村落里，他们有自己的农庄。1840年前后，那个名叫科西泽的村子附近开掘了一条运河，铁路也随之在不远的地方通过，但更主要的是，邻近的伊尔克斯顿等地兴办了煤矿，出现了肮脏而又丑陋的煤矿村。

这时的布兰文一家虽然过的仍是典型的自耕农生活，但已忙着生产供应城市的农产品，而且“越来越富，几乎变成商人了”，不过，布兰文家的农庄还是老样、安静、偏僻，充满了田园气息。

老艾尔弗富德·布兰文生有四男二女。大儿子早年就跑到海上谋生，始终未归家；二儿艾尔弗富德是个花边工厂的

绘图员，娶了一名药剂师之女为妻；三儿子天生读不进书，当了屠户，和一名工厂女工结婚；大女儿嫁给一个矿工后即迁往约克郡；后来小女儿也出嫁离开了。最后留下的小儿子汤姆·布兰文，接管了农庄的家业。而汤姆·布兰文的身世，就是本书所描写的第一代典型人物。

作者向我们展示的科西泽村民的生活是一幅自然、和谐的图画：男人们在田地里耕作，赶集，上酒馆，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睡觉；妇女们安于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的命运，虽不免怀有羡慕“上等人”的心思，却只能生活在农庄狭小的圈子里。但布兰文一家却有着一种很不一般的特点：“全家人都听从妇女的意志，妇女被认为是包括宗教、爱情和道德的未来生活的象征。男人们依靠她们获得自己的稳定，没有她们，就会感到自己象风中的稻草，被风吹得东飘西荡。她们是船锚，是安全的保障，但她们又是上帝的制约的手，有时也让人十分厌恶。”

念过中学的汤姆·布兰文是个典型的英格兰自耕农，勤劳，知足，信仰上帝。他22岁时娶了一个比他大6岁的波兰寡妇——莉迪亚·兰斯基。莉迪亚本是波兰一个地主家的小姐，不到20岁即嫁给一个从事革命活动的波兰医生，革命失败后随夫逃亡伦敦，不久其夫兰斯基病故，仅留下一个女儿安娜。莉迪亚·兰斯基带着4岁的女儿嫁给汤姆·布兰文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习惯英国式的农庄生活，总是沉默寡言。但汤姆·布兰文对家庭生活没有更多的奢求，而且把安娜视若掌上明珠，犹如亲生子一般宠爱，安娜长大后嫁给了她的并无血缘关系的堂兄威廉·布兰文。他们生下的大女儿厄休拉·布兰文就是本书后半部的主人公，也是作者借以发挥其种种观点的关键人物。

汤姆·布兰文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从酒馆回到家时，由于酒醉，不明白运河已决堤，水已淹没庄园建筑的底层，终于在迷糊中从马厩里被洪水卷走淹毙。布兰文这一代人的生活就此结束。他们这一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接受命运的安排，“过的是一种简单但却无比真实的生活”。

安娜自结婚后就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几乎成了一架生育机器，她本人也十分乐意这样生活。但作为大女儿的厄休拉·布兰文却对此十分反感和厌恶。厄休拉自幼就不得不挑起照看一大堆弟妹的重担，弄得每日上学和星期天到教堂做礼拜都拖累，而每日晚间更是不得安宁。在烦躁的心境下，她总是觉得被剥夺了什么，总是觉得须要挣扎出这个令人苦闷的樊笼；她憎恶自己的母亲，和父亲以及手足之间的感情也十分淡漠。中学毕业后，厄休拉决心离家独自谋生。这是否意味着，子女过多的家庭，可能成为叛逆精神的温床？

厄休拉自幼即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宗教的熏陶；她被训喻“卖掉你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别人打了你一耳光，伸过另一边脸去让人再打”。可是厄休拉一想到将会象教堂小学附近的穷孩子那样过穷日子，打心眼里就不愿意；而当她的妹妹与她口角时甩了她一嘴巴时，她却本能地狠狠回敬了她妹妹一巴掌。显然，厄休拉已经开始对“灵魂的得救”产生了朦胧的怀疑，她“企望摆脱宗教的束缚，力图实现一个人的自我”，及至渐渐长大成熟，厄休拉终于认定：“宗教只不过是掩盖人的某些欲望的特殊外衣；愿望才是真实的东西，那外衣不过是民族的爱好和需要。宗教的最大两个动机是恐怖和爱。”她还认为，“人类的愿望是一切真和善的标准。真，是人类思想和感情的产物。实际上世间并没有什么真正可怕的东西。宗教里恐怖的动机是卑

下的，它只应当存在于古代力量的崇拜者。我们这些具有开明思想的现代人是并不崇拜力量的。力量已经渐渐堕落成了金钱和拿破仑式的愚蠢。”这当然是作者的宗教观。尽管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较之“勿抗恶”的信仰，显然有其更为积极、进步的意义。

厄休拉16岁时，家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安东·斯科里本斯基。这位半波兰血统的男爵先生当时正在帝国军队里供职，是一名忠于殖民扩张政策的少尉军官，同时又是个刚愎自用、“不愿受任何外人影响”的孤儿。厄休拉很快就爱上了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工程师，然而她的热恋和他们的爱情仿佛总是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迷雾，“在她和他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填补的虚空”。由于安东坚信军人必须克尽天职；而厄休拉却大声说：“我仇恨士兵！”她认为战争是多余的，并觉得“一切是那样地僵化和愚蠢！”但是她也知道，“战争自有一套浪漫的迷信思想和荣誉观，甚至什么宗教意义。而人对战争只能象一粒尘埃那样在空中滚动；这世界向前滚动的力量竟是那样阴森、笨拙、愚蠢，可又是那样强大。”然而她“却那样急切地希望自己能进行反抗，表示出自己的愤怒，进行战斗。”厄休拉热烈的初恋终因安东随团队奔赴南非进行殖民战争而告结束，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她的心灵发出了绝望的呼喊：“她能用她的双手和大地进行战斗，把地面的小山全敲打平吗？”尽管这般绝望，“她的心里仍一直渴望进行战斗，要和全世界战斗。”然而，“她可以用来进行战斗的武器，只是她那两只很小的手”。这当然也是作者的观点。但劳伦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世界观的局限使他不可能正确阐明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

厄休拉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大学并寻得小学教师的职位，但由于其父的阻挠，未能到外地去工作。后来几经周折，她的父亲终于同意她在本地的一所小学任教。

厄休拉怀着一颗赤诚的心进了小学校的大门，一心只想着善待并教好学生，谁知竟遭到学生的欺侮和校长及老教师的轻蔑。后来，课堂秩序竟发展到了一片混乱、教学成绩也每况愈下的境地，厄休拉终于举起了教鞭，怒不可遏地惩罚了一名最顽皮的孩子，没想到这一来竟收到了课堂秩序井然的效果。厄休拉在惶惑的心情下不由得自问：“当教师的尊重学生，结果反遭侮慢和欺凌，一旦教师用教鞭制伏学生，反而能使学生规规矩矩。为什么，为什么她要让自己和这个罪恶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弄得她必须变得如此残暴无情才能生活下去？”终于，她在教了两年小学之后，上大学念书去了。

在大学学习的第一年，厄休拉对最高学府的一切都怀着崇敬的心情。但是渐渐地这位叛逆的女性对大学这座知识的圣殿也产生了怀疑，她发觉，“大学已成了完全为最庸俗、最卑贱的商业服务的神庙。它冒称为了知识的神圣价值而存在，可是，知识的神圣价值已经变成了物质财富之神的走狗了。”因此，她后来只对植物实验室的实验课感兴趣，其他课程则敷衍了事。

厄休拉读大学的最后一年已是22岁，就在那年的复活节前，她又收到了自己仍然爱着的安东寄自南非的一封信。这位青年军官已晋升为上尉，并已奉命调往印度任职，这一次是回国度假，他很想见到厄休拉，重叙旧情。但是当他们双方都迫不及待地见面时，厄休拉发觉“他已和从前大不同了。那种亲密关系，旧日亲密关系依然如故，可是他现在已

经属于和她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这有点仿佛是他和她彼此同意休战，现在他们是在休战期间相会了。在他们相见的头一分钟里，她就模糊地感到，他们是在休战时期相见的两个敌人。他的任何一言一行都和她格格不入。”事情果然如此，尽管他们如胶似漆地有着不尽的缠绵，但各自的心灵却相距甚远。他们对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民主展开了争论。安东是绝对拥戴现政府并坚信自己生活在民主、平等的制度下；而厄休拉却忿恨地说：“在这种民主制度下，爬到最上面的都是些混蛋家伙，因为只有这种人才想拼命往上爬。只有堕落的民族才实行民主。我痛恨这种以金钱为基础的民主。这是一种肮脏下流的平等。”由此可以想见，他们之间存在着多么严重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那确实是一个“无法填补的虚空”，一个“看不见的、黑暗的空洞”。厄休拉深知，在她和印度这两者之间，她的恋人“宁愿选择国外的生活，到印度去过舒服的日子，作为强加在一个古老文明之上的统治阶级的一员，把自己看作是那较低下的文明的主人，任意作威作福。……他会到印度去的。可是那不是她的道路。”厄休拉终于离开了这位军官，尽管她觉得自己是爱他的。而斯克里本斯基也由衷地感到有如脱开了桎梏似地轻松，他欣喜地恢复了他的自我，两个星期之内就娶了另一个女人，七天之后就带着他的新娘到印度赴任去了。作者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是想表明：“情欲只不过是爱情的一部分，它根本不能持久，所以似乎让人受不了。这也是情欲为什么不能使人幸福的原因所在。”

让我们再来看看作者是怎样通过厄休拉的眼睛和感受并借此描述矿工的形象和他们的心态的。作为布兰文第二代人的厄休拉的舅父，自接管了家业后，又买下一处煤矿当了老

板，过起了可谓奢侈的生活。但除了厄休拉舅父的豪华住宅外，就是那一片低矮丑陋的式样雷同的红砖房子。她看见的矿工们则是“在泥泞而又狭窄的街道上，他们几乎总是用肩膀夹住自己的脑袋，在雨里一个个看上去都有如鬼影一般，漆黑的脸上露着两个大白眼珠。”而妇女们的处境又是怎样的呢？她们“只能围着矿坑的剩余生活，她们的丈夫就是矿坑的剩余。人的身体和生命，全受着矿井这个魔鬼的奴役。”然而，“这里却有着一一种令人晕眩，甚至令人痛苦不安的满足。”这种麻木状态怎能不令人深思，而作为叛逆的女性，厄休拉又怎能不心情沉重呢？

至此，我们已不难看出，为什么《虹》在1915年成书后竟遭到当局长达11年之久的查禁了。

十月的一个雨天下午，厄休拉在极端苦闷的心情下冒雨出门，想去远处走走。经过了那番希冀、激情、失望、彷徨和痛苦之后，她终于看到了雨后天边渐渐形成的一道彩虹，她“看到了大地的新的结构，看到那脆弱的腐败的房屋和工厂已被一扫而光，看到这个世界将以真理作为它的活的支架重新建立起来，巍然屹立在苍穹之下。”

这就是劳伦斯给人们描绘并展示的新世界的未来。可是我们却觉得这彩虹般的远景未免过于朦胧、过于抽象，它显然不能为人们提供寻得变革社会的正确途径。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劳伦斯的那种近乎小生产者的狭隘心理，只能使他仇恨工业资本主义阴暗的一面，却无法看到大工业的兴起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也是他所憧憬的新世界的文明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劳伦斯的作品不易读懂，他的小说常有意念上的大量抒发，而且文字有时显得颇为生涩，比如《虹》里就出现了“他的

子宫”这类遣词。难怪据说连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先生都发出了“劳伦斯真难读啊！”的感叹。尽管如此，评论家们认为劳伦斯的作品仍然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他的小说沿用的也是传统技巧。但是我们也看得出，由于劳伦斯不很倚重情节和形式，因而作品的结构有时不免显得凌乱，尤其是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性格表现飘忽不定，令人难以捉摸，而且行文也时有夹叙夹议的繁冗。但劳伦斯的作品寓意严肃却是不容置疑的。近闻“英国最近宣布，将为这位杰出的小说家树立纪念碑。纪念碑在伦敦威斯特大教堂中落成后，将与拜伦和刘易斯·卡罗尔的纪念碑比肩而立。”（消息引自“文艺报”1987年第41期，王立新：《文明与人的悲剧性冲突》）。

笔者对劳伦斯知之甚少，受译者之托，拼凑了这篇拙文，权充译本的序言，尚祈高明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杨震夏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昆明

目 次

译 本 序

第一章	汤姆·布兰文娶下一位波兰太太·····	1
第二章	他们在沼泽农庄的生活·····	61
第三章	安娜·兰斯基的童年·····	106
第四章	安娜·布兰文作姑娘的时候·····	128
第五章	沼泽农庄上的婚礼·····	176
第六章	安娜·维克特里克斯·····	191
第七章	大教堂·····	265
第八章	孩子·····	284
第九章	沼泽农庄的水灾·····	323
第十章	日益扩大的生活圈子·····	352
第十一章	初恋·····	382
第十二章	羞惭·····	454
第十三章	男人的世界·····	481
第十四章	日益扩大的生活圈子·····	565
第十五章	狂欢的痛苦·····	585
第十六章	虹·····	663

第一章

汤姆·布兰文娶下一位波兰太太

一

布兰文家世代都居住在沼泽农庄上。在这片大草原上，洗耳河蜿蜒曲折，懒懒地流过夹岸的赤杨树，形成了德比郡和诺丁汉郡的分界线。大约两哩之外，在一座小山上耸立着教堂的尖塔，这个小镇上的房屋似乎也都吃力地向着那个小山爬去。布兰文家的任何成员在田野里劳动的时候，他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那伊尔克斯顿的教堂尖塔和它背后的清澈的蓝天。所以，在他再次低头向着平坦的地面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在远处，在他的那边和上面，还有一件更高的东西站立在那里。

在布兰文家的人眼睛里总露出一一种仿佛正期待着什么的神态，他们仿佛都十分急切地在盼望得到一件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他们似乎已为那即将来临的东西做好了准备，他们脸上总挂着一个继承人的那种无忧无虑、安心等待的神态。

他们这一家人全都皮肤白嫩，生气勃勃，说话慢条斯理，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人吐露自己的胸怀，但是你得等着他们慢慢来，所以你完全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神如何从欢笑

转向愤怒的整个过程：一种充满情谊的开朗的笑，转向一种充满激情的愤怒；简直要经历遍变天时天空所显现的各种色调。

生活在富饶的、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又靠近一个日益发展的市镇，他们已经完全忘了什么叫做艰苦的日子。他们从来也不是很富有，因为一代一代总是有很多儿女，聚集的一点财产一次一次都给分散了。可是在沼泽农庄上，生活永远是很富裕的。

就这样布兰文家族一代又一代地生活下去，没有对贫困的恐惧，他们十分勤劳，只是因为身上有使不尽的气力，并不是因为缺钱。他们也从不挥霍浪费。他们完全知道最后一个便士的重要性，本能使他们连吃剩的苹果皮也不愿随便扔掉，因为那可以用来喂牛。但他们置身其中的天和地是那样的富饶，这难道还会有完结的时候吗？春天他们觉得生命的液汁在奔流，他们知道那个永远挡不住的浪潮，每年都会涌过来撒下新生的种子，然后又退走，在大地上留下新生的一代。他们知道天地阴阳的交合，知道被胸怀和肚腹吸收的阳光，在白天吸进的雨水，以及秋风带来的一片赤裸裸的景象，这表明到这时鸟巢已经不再需要掩盖了。他们的生活和彼此的关系也就是如此；土壤打开它的垄沟接受他们种下的种子，经过他们的耕耘变得是那样平整和柔和，有时象欲念一样老粘在他们的脚上。在庄稼成熟等待收割的时候，它又会变得那样的坚硬和冷静，而他们却无时不在感觉到这土壤的脉搏和它的身体。玉米摇晃着它的象丝绸一样的嫩苗，它的光泽也在看见它的人们的四肢上浮荡。他们捏住奶牛的奶头，奶牛生产牛奶，并贴着人的手一次一次地搏动，奶牛奶头中的血液跳动的脉搏和人手上的脉搏交融在一